

邮差总敲两次门

编 著：詹姆斯·凯恩

出 版 社：延边教育出版社

书 号：ISBN 7 - 5437 - 2036 - 3

版权所有：烨子工作室

类 别：外国名著

出版时间：2004 - 12 - 03

字 数：30 万字

内容提要：

《邮差总敲两次门》这本书文章非常精点，语言精炼，内容丰富多采，希望读者们认真阅读这本《邮差总敲两次门》一书。本书的特点是：易懂，好理解，赶快行动吧！

目 录

第一章.....	2
第二章.....	3
第三章.....	6
第四章.....	9
第五章	13
第六章	16
第七章	20
第八章	23
第九章	24
第十章	34
第十一章	38
第十二章	42
第十三章	44
第十四章	49
第十五章	55
第十六章	59

邮差总敲两次门

作者 詹姆斯·凯恩译者 曹精华

第一章

约在中午时分，我被人从装运干草的卡车上扔了下来。

前一天夜里，我在边境处纵身攀上了卡车。在此之前，我已在提华纳闲逛了三周，此时我已极度疲乏，一上车便躺在粗帆布下面蒙头睡着了。我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车主们在路边停了车，以便使引擎冷却下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看见一只脚从车厢里面伸了出来，于是便把我从车上扔了下来。我做了几个滑稽动作，可这一招一点不灵，也就只好收场。他们毫无表情，倒是给了我一支烟。我万般无奈，只好徒步前行以便去找点吃的。

我在路边溜达着，突然，“双橡酒馆”几个字映入了我的眼帘，这是一家路边小吃店，在加利福尼亚州，像这种小吃店比比皆是。酒馆的门面朝向大街，酒馆的后面是宿舍，店主夫妇就住在里边，侧面是个加油站，酒馆再往后有五六间小棚屋，店主称之为汽车游客旅馆。

我匆匆赶到酒馆前，故意作出左右张望的样子，店主见状走了出来，我询问店主，是否见到一个开凯迪拉克牌轿车的人路过此地，还说，这个人说好要来这里接我，并和我共进午餐。店主是希腊人，说今天没见到这样一个人来，然后便在一张餐桌上摆好餐具，问我想吃点什么。我点了橙汁、玉米片、煎蛋和腊肉、肉卷烤饼、煎饼、咖啡等。不一会儿，他便拿来了橙汁和玉米片。

“稍等，有件事我得告诉你，如果那个人不来的话，这顿饭只好赊账了。说好他付钱的，我今天手头有点拮据。”

“好吧，上菜。”

看得出，钱，他来出，因此我也就不再提那个开凯迪拉克牌轿车的人了。没过一会儿，我便看出他另有所求。

“嘿，你做什么工作？”

“喔，干干这，干干那，不固定。怎么了？”

“你多大了？”

“二十四。”

“啊，你很年轻，我这里眼下就可以雇用年轻人。”

“你这地方不错。”

“空气好，没雾，就像在洛杉矶，一点雾也没有，一年四季总是晴朗朗朗的。”

“夜里一定好极了，我现在都能闻到。”

“这里睡觉睡得很香甜。你懂汽车吗？会修理吗？”

“当然，我是天生的机械师。”

他再次说起此地的空气有多么多么的好，还说自从买了这个店，他就一直很健康，只是他弄不明白，他的助手为什么总是在这里呆不长？我倒能琢磨出来为什么，可我只吃不说。

“喂，你喜欢这里吗？”

此时，我把剩下的咖啡喝完了，点着他递给我的雪茄烟。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除这里外，还有两三个地方提出要我去工作，这让我很为难，不过，我会考虑的，我肯定会好好考虑的。”

此时，我看见了一个女人，她一直在后面的厨房里忙碌着，此时过来收拾我用过的碗碟。除了身段外，她真的算不上什么绝色美人，可她神态忧郁，嘴唇向外撅得老高，我不由得想替她把外撅的嘴唇给捣进去。

“这是我妻子。”

她没有理睬我，我则冲希腊人点点头，挥了挥手里的雪茄烟，仅此而已。她端着碗碟出去了，对我和他而言，她像根本没出现过似的。我很快便离开了，可没过五分钟又返了回来，说是给那个开凯迪拉克牌轿车的人留个口信。希腊人趁机又做我的工作，要我留下来。

半小时之后，我便到加油站修补漏气汽车去了。

“喂，你叫什么名字？”

“弗兰克·钱伯斯。”

“我叫尼克·帕普达基斯。”

我俩握了握手，他便走开了。没一会儿，我听见他在唱歌，他的嗓音好极了。从加油站我正好可以把厨房看得一清二楚。

第二章

将近三点钟的时候，店里来了一个人，此人恼羞成怒，原来不知是谁在他汽车的通风小窗上粘贴了一个标签，我只好去厨房替他吧标签洗刷掉。

“肉卷烤饼？喔，你们这些人真会做这东西。”

“你说你们这些人是什么意思？”

“嘿，就是你和帕普达基斯先生啊，你和尼克。我午饭吃的那个肉卷烤饼棒极了。”

“喔。”

“你有抹布吗？把这东西包起来，拿着就不烫了。”

“你不是这个意思。”

“的确是。”

“你认为我是墨西哥人。”

“没那回事。”

“是的，你就这么认为，你不是第一个这样认为的人。不过，你听着，我和你一样是白种人，明白吗？我的头发可能是黑色的，长得也可能有点像，但我和你一样是白种人。你要想在这里干下去，就不要忘了这一点。”

“可你看上去并不像墨西哥人呀！”

“我真的和你一样是白种人。”

“是的，你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墨西哥人。那些墨西哥女人，她们全都是大屁股，瘸腿，高耸的乳房能碰着下巴，皮肤黄黄的，头发看上去好像抹了腊肉油脂似的。你看上去可不是那个样，你小巧玲珑，皮肤白嫩，头发尽管是黑色的，但柔软、卷曲。你惟一一处和墨西哥人一样的地方是你的牙齿，他们的牙齿都是白白的，你不得不承认他们这个优点。”

“我结婚前的姓叫史密斯，听上去并不太像墨西哥人，是吗？”

“是不太像。”

“再者，我老家也不在这一带。我来自衣阿华。”

“嗨，史密斯。那你的名字呢？”

“科拉。你愿意的话，可以这样称呼我。”

此时，有一点我已经确信无疑，而刚来时我不过是瞎猜罢了。她心情一直不好，倒不是因为那些她不得不做的肉卷烤饼，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头发是黑色的，而是因为嫁给了那个希腊人，这使她觉着自己好像不是白种人了，甚至害怕我会开始称呼她为帕普达基斯太太。

“科拉，没问题。叫我弗兰克怎么样？”

她走过来，开始帮我清洁通风小窗。她离我很近，我甚至能闻到她身上的气味。我贴着她的耳朵小声问了她一个问题。

“你怎么嫁给了这个希腊人？”

她跳了起来，就好像我用鞭子抽了她似的。

“这关你什么事吗？”

“是的，非常相关。”

“给你通风小窗。”

“谢谢。”

目的达到了，我走了出去。我在她有所防备的情况下狠狠击了她一下，击得很深，把她刺痛了。从现在起，就是我俩之间的事了。她也许不会顺着我，但也不会搪塞我。她知道我的用意，知道我已经摸透了她的底。

吃晚饭的时候，希腊人冲她发了火，嫌她给我上的炸土豆不够多。他希望我喜欢这个地方，而不像前几个人那样弃他而去。

“吃就让人吃饱。”

“就在炉子上，他自己不会取？”

“没什么，我还不饿呢。”

他唠叨个没完。如果他有点脑子的话，就会看出事出有因，因为她这个人是不会让客人自己动手的，这一点没说的。可他笨得要命，不停地在那儿发牢骚。我们三个人就坐在厨房里的餐桌旁，他坐在桌子的一头，她坐在桌子的另一头，而我则坐在中间。我没有正面看她，但我用眼的余光能看见她穿的衣服，那是一件白色护士制服，无论是在牙医诊所还是在面包店工作的人，都要穿这种制服。制服早上的时候还很干净，但此时已经有点皱，也有点脏。我能闻到她身上的气味。

“喂，就看在上帝的份上吧。”

她起身去取土豆，制服随之敞开了一下，我看见了她的大腿。她把土豆盛给我之后，我却吃不下。

“好吗，你看，折腾了半天，他却不爱吃。”

“可他要是想吃就有的吃。”

“我不饿，午饭吃得很饱。”

他就像打了一场大胜仗似的，这会儿又显出宽宏大度的样子，准备原谅她了。

“她这人不错。她是我的小白鸟，我的小白鸽。”

他使了个眼色上楼去了，我和她则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他下来时，一手拿个大酒瓶子，一手拿了把吉他。他从瓶里倒了些酒出来，是一些希腊甜葡萄酒，我喝了后觉得恶心、难受。他弹着吉他唱了起来，噪音听上去像男高音歌唱家，不是你在收音机里听到的那些无名小辈的男高音歌手，而是大腕男高音歌唱家。在处理高音符时，他就像卡鲁索录音带上那样，会掺入啜泣声。可我此时

已经听不下去了，感觉越来越糟。

他看我脸色不对，便把我拉到了外面。

“出来吸点新鲜空气，你就会感觉好些。”

“不要紧，我会好的。”

“坐下，别吭声。”

“你进去吧，我只是午饭吃得太多了，会好的。”

他进去了，而我即刻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了出来。午饭也好，土豆也好，还有葡萄酒也好，都让我受不了，我只想得到那女人，想得如此厉害，连胃里都存不下一点东西。

次日清晨，店牌被风刮了下来。风是午夜时分刮起来的，到了清晨已成了风暴。

“天气糟糕透了，看那儿。”

“风大极了，吵得我无法入睡，一夜都没合眼。”

“风的确很大，你看那店牌。”

“灯泡爆裂了。”

我开始修补起那个店牌，希腊人则不时地出来看看。

“你这牌子从哪儿弄来的呀？”

“我买这店时就有了。怎么了？”

“够差的了，挂这么个破牌子能招揽来生意才怪呢。”

我去给一辆汽车加油，丢下他一个人仔细品味我的话，等我返回时，他还在惊愕地望着倒靠在餐厅正面的店牌。有三盏灯已经爆裂，我插上插头接通电源后发现，剩下的灯有一半也不亮了。

“装上新灯后再挂起来，也就行了。”

“你是老板。”

“这个牌子有什么不妥吗？”

“怎么说呢？过时了呀，灯泡店牌早不用了，人们都在用霓虹灯店牌，显示效果好，用电又少。再说了，牌子上都写了些什么呀？‘双橡’，仅此而已，‘酒馆’那部分，灯光不显示。咳，‘双橡’这两个字可引不起我的食欲，不会使我产生停下来找点饭吃的念头。总之，那个牌子让你赔钱，只是你还不知道罢了。”

“把它修好也就行了。”

“你为何不做个新牌子？”

“我没空儿。”

可没过一会儿，他又拿着一张纸回来了。原来他已经替自己画好了一个新店牌，并用颜色笔涂成了红、白、蓝三色，牌子上写着“双橡酒馆，吃饭，烧烤，卫生洁净的洗手间，老板 N. 帕普达基斯”。

“棒极了，它会给人们留下极好的印象。”

我把所有的字修正了一下，确保其拼写无误，他则对字母进行了更多的花体装饰。

“尼克，咱们干吗还挂那个旧牌子？你何不今天就进城把这个新牌子做好？它妙极了，相信我的话没错，再说这也很重要，一个店好与不好，得首先看店牌怎么样，你说是不是？”

“天哪，就这么办，我去。”

离洛杉矶不过二十英里远，可他却像去巴黎似的把自己打扮得油头粉面，午饭一过便上路了。他一走，我就把前门锁上了，拾起一个顾客用过的盘子，径直朝后面的厨房走去，她在里面。

“那边有个盘子我给你拿过来了。”

“哦，谢谢。”

我把盘子放下了，只见她手里的叉子像铃鼓似的叮当响。

“我本来也想去的，可是锅里做上饭了，我想我还是别去的好。”

“我自己也有好多事情要做。”

“你感觉好些了吗？”

“我没事了。”

“有时因为一点点小事，就会让人不舒服，比方说，喝的水与原来的不一样了。”

“很可能是午饭吃得太多了。”

“那是怎么回事？”

有人在前门外“咚咚”地敲门。

“听上去好像有人想进来。”

“弗兰克，门上锁了吗？”

“我一定是把它锁上了。”

她看了我一眼，脸色变得苍白，又走到双开弹簧门向外窥探了一下，然后走进了餐厅，可没一会儿又回来了。

“他们走了。”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把门给锁上了。”

“我也忘了把它打开。”

她又转身去餐厅，我把她拦住了。

“咱们就让它——锁着吧。”

“锁着就没人能进来了，我还要烧饭，这个盘子我一会儿就洗。”

我一把将她揽在怀里，拼命亲吻起她的嘴唇……

“咬我！咬我！”

我咬了她。我用牙齿深深咬住了她的双唇，一定是咬破了，只觉着我的嘴里喷进了血。我把她抱上楼时，血正顺着她的脖颈往下流。

第三章

接下来的两三天，我只觉着精疲力竭，好在希腊人只顾着冲我发火，没发现我有什么不正常。他冲我发火的原因在于我没有尽快将餐厅通往厨房的双开弹簧门修好。原来科拉告诉他说，弹簧门弹了回来，打在了她的嘴上。她不得不给他个说法，因为她的嘴唇在我咬过的地方全都肿起来了，他责怪我没有及时把门修好。我将弹簧往长里拉了拉，弹力于是变小了些，也就算修好了。

其实，他冲我发火的真正原因在于那个店牌，它让他如此着迷。他甚至担心我会说那是我的主意而不是他的。那个店牌非同一般，当天下午没能给他做好，总共花了三天的时间。做好后，我去把它取回并挂了起来，他画在纸上的东西，牌子上全有，另外还加了些别的，有希腊国旗和美国国旗，有手握手，还有“保证满意”等。用的全是红、白、蓝三色霓虹灯字母。我一直等到天黑才“啪”地一声打开灯，店牌就像圣诞树似的闪闪发亮。

“嘿，我这辈子见过不少店牌，可从来还没见过这样的。我不得不说你干得不错，尼克。”

“嘿嘿，嘿嘿。”

我俩握了手，重归于好。

次日，我趁单独和科拉在一起的片刻，举起拳头狠狠打了一下她的腿，几乎把她打倒了。

“你怎么变得这个德行？”

她像美洲狮似的咆哮着说。说实话，我喜欢她这个样子。

“你好吗，科拉？”

“糟透了。”

打那时起，我又能闻到她身上的气味了。

一天，希腊人听说前面不远处有个家伙在靠削低汽油的价格和他抢生意，便跳上车去看个究竟。他上路时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见他一走，我马上转过身准备冲向楼下的厨房，可科拉已经上来了，正站在我的房间门口。

我走过去看了看她的嘴唇，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查看她的嘴唇怎么样了？结果肿已经全消了，但牙齿咬过的地方所留下的青色伤痕仍旧看得见。我用手指摸了摸这些伤痕，它们又软又湿，我又轻轻地吻了吻。这种轻柔的吻，我以前从未有过。她在我房间里呆了约有一小时，直到希腊人回来时才走开。我俩什么也没做，只是在床上躺着，她不停地摆弄着我的头发，同时望着天花板，好像在想心事。

“你喜欢紫黑浆果馅饼吗？”

“不知道。是的，我想喜欢。”

“我做些给你吃。”

“当心，弗兰克，你会把簧片弄断的。”

“让它见鬼去吧。”

我和科拉正开着车往路旁的桉树丛里闯。本来我俩是奉希腊人之命去市场取一些他称之为令人讨厌的带骨牛排，可回来的路上，天黑了下來。我使劲把车往里开，车身不由得颠簸跳动起来。等一进入树丛里，我便停了下来。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关灯，她就抱住了我。我俩云来雾去，陶醉在爱海中。过了一会儿，云雨完毕，我俩便平静地坐在那里。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弗兰克。”

“我也是。”

“我受不了了，没办法只好和你一起喝醉，弗兰克。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喝醉。”

“我知道。”

“我讨厌那个希腊人。”

“你为什么嫁给了他？你还始终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呢。”

“我什么事都还没和你讲呢。”

“咱们还没顾得上交谈呢。”

“我当时在一家廉价餐馆打工，是洛杉矶的一家廉价餐馆，干了已有两年。像我这种人，遇到头一个带了块金表的求婚者，就会答应嫁给他。”

“你什么时候离开衣阿华的？”

“三年前。我参加选美赛获奖了，是高中选美赛，在得梅因举行的，我当时就住在那地方，奖品是去好莱坞一游。我抵达时有十好几个人给我拍照，可两周后我就进了那家廉价餐馆。”

“你没有回去吗？”

“我不想让他们高兴。”

“你没试着演电影吗？”

“他们对我进行了测试，长相还可以，可现在演电影要说话。我在屏幕上一张口，他们就知道我是块什么料了，我自己也明白了，不过是一个来自得梅因的平庸邋遢女人。这种女人要想演电

影,效果和猴子差不多,可能还不如猴子,猴子好歹能逗人发笑,而我只能让人恶心。”

“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两年在廉价餐馆干,就只能听凭别人拧你的大腿,给你五分钱的小费,请你晚上参加个小型聚会什么的。其中的一些聚会我去了,弗兰克。”

“再往后呢?”

“你明白我说的那些聚会指的是什么吗?”

“我明白。”

“后来我遇见了这个希腊人便嫁给了他,本想和他白头偕老,可现在,我却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因此帮帮我吧。天啊,我看上去像只小白鸟吗?”

“在我看来,你看上去更像个恶妇。”

“你了解我,因此我用不着总去骗你,这是其一。再者,你身上干净而不油腻。弗兰克,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你身上不油腻。”

“我多少能想象得出来。”

“我想你是想象不出来的。一个人满身油腻。一碰你就让你感到恶心,而你却不得不整天围着他转,没有哪个男人能明白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说实在的算不上什么恶妇,弗兰克,我只是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愿来你只是戏弄我?”

“哎,好吧,就算我是个恶妇好了,可我认为,要是和一个不油腻的人在一起,我就不会这么差劲。”

“科拉,你和我一起离开这里怎么样?”

“这我想过,想了很多。”

“咱们抛弃这个希腊人,一跑了之。”

“去哪?”

“随便什么地方,咱们在乎什么?”

“随便什么地力。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随便哪里,咱们选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

“不,不是的,是廉价餐馆。”

“我说的不是去廉价餐馆,而是去流浪。很有趣的,科拉。没有人比我更谙此道,因为流浪生活的所有波折我全知道,我还能知道怎样才能战胜这次波折。说实在的,咱俩就是一对流浪者,那咱们就流浪好了,这不正是咱们所盼望的生活吗?”

“你刚来时是个地道的流浪汉,甚至于连袜子都没穿,”

“可你还是喜欢上了我。”

“我爱上了你。你就是不穿衬衫我也会爱上你。你不穿衬衫,我更会爱上你,这样我就能感受到你的肩膀是多么的优美和结实。”

“拳打铁路侦探练就了这身肌肉。”

“况且,你全身部很结实,高高大大、结实实实,头发也是淡色的,不像他那样,软绵绵、油腻腻、个头不高、头发黑又卷曲,每天夜里还往头发上喷香水。”

“味道一定很好闻。”

“可流浪毕竟行不通,弗兰克,到头来只能落入廉价餐馆。我在廉价餐馆干,你也干类似的活,比方说,在停车场找个卑微的工作,身上穿着罩衫。要是看见你穿罩衫,我会哭的,弗兰克。”

“那咋办？”

她在那里坐了有好一会儿，把我的一只手在她的两只手里捏来捏去。

“弗兰克，你爱我吗？”

“爱。”

“你爱我是否爱到了不顾一切的份上？”

“是的。”

“有一个办法。”

“你刚才不是说你并非真的是恶妇吗？”

“我是说了，而且我是当真的。我并非你所认为的那样，弗兰克。我想做点事，成点气候，仅此而已。可是没有爱，就是办不到，这一点你懂吗，弗兰克？反正女人办不到。哎，我已经犯了一个错误，要纠正这个错误就不得不做个恶妇，就一次，可我并非真的是恶妇，弗兰克。”

“做那种事会掉脑袋的。”

“做得巧妙就掉不了脑袋。你很精明，弗兰克，我从未骗得了你，你会想出个办法的，好多人都想出了办法。别担心，我不是第一个为摆脱困境而成为恶妇的女人。”

“他从未干过对不起我的事，他这个人还不错。”

“他不错个鬼，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坏透了，满身油腻，臭气熏天。让你身穿后背上印着‘检修汽车配件——谢谢您——欢迎再来’的罩衫，而他却有四套西装、一打丝绸衬衫，你以为我会同意这样吗？酒馆难道就没有我的一半？难道不是我在烧菜？我烧的菜难道不好吃吗？你不是也尽了一份力吗？”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下手没什么。”

“有什么还是没什么，除了你和我，谁还会知道？”

“你和我。”

“对啦，弗兰克，只有这才重要，不是你和我去流浪或是做别的什么，只是你和我。”

“不过，你一定是个恶妇，不然你不会把我鼓动起来的。”

“咱们就这么定了。亲亲我，弗兰克，亲我的嘴。”

我亲了她。她仰望着我，两眼闪闪发光，就像两颗蓝色的星星似的。看我俩的情形，就像在教堂举行婚礼一样。

第四章

“有热水吗？”

“怎么不去盥洗室？”

“尼克在里边。”

“是这样。我从水壶里给你倒吧，他洗澡时喜欢整个热水器都装得满满的。”

我和科拉正在实施我俩的计划，每一步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日后也这么说。时间已近夜里十点钟，酒馆已经关门，希腊人正在盥洗室洗浴，地每周六晚上都要大洗一番。我们的计划是：我先把水端到自己的房间里，准备刮脸，可忽然记起，车忘在外面了，我于是走到外面去警戒，有人来就按一下喇叭给她个信号，她要等到听见他进了浴缸再进去取毛巾，然后用包着皮的铅头棍棒从后面猛击他的头。铅头棍棒是我用糖袋替她做成的，顶头塞满了滚珠轴承。起初，本来安排由我来下手，但我们想，她去盥洗室，他一点也不会在意，而如果我进去，说是来取刮脸刀的，他就有可能从浴缸里

出来什么的，帮我找。下手后。她将把他按在水里直至他淹死，再将水龙头稍稍放开点，然后从窗户跳到门廊的顶棚上，顺着我放在那里的活梯下到地面来，把铅头棍棒给我，然后回到厨房。我将把滚珠轴承放回盒子里，把袋子扔掉，把车开进来，回到我的房间，开始刮脸。她将等到盥洗室溢出来的水开始滴落到厨房里，然后大声喊我，我俩将破门而入，找到他，然后打电话叫医生。我们想，最终看上去会像是他在浴缸里滑倒了，昏了过去，然后淹死了。这主意是我从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中获得的，那篇文章的作者说，多数事故就发生在人们自家的浴缸里。

“小心点，水烫。”

“谢谢。”

盛水的是个深平底锅，我把它端到自己的房间放在镜柜上，摆好刮脸用的东西，然后下楼去了外面的车里。我坐了下来以便同时观察路上和盥洗室的窗户。希腊人正在唱歌，我忽然想起最好留意一下他唱的什么歌，是“我亲爱的妈妈”。他唱了一遍，接着又唱了一遍，我朝厨房望去，她还在那里。

一辆载重拖车从转弯处大摇大摆地开了过来，我赶紧用手指按了下喇叭，要知道那些卡车司机有时会停下来找点吃的，他们这种人叫起门来可是没完没了，直到你把门打开才行。这帮人并未停下来。接下来又有两辆车开了过去，也没停下来。我又朝厨房望去，她已经不在那儿了，只见卧室里的灯亮了。

这时，我突然看见后面门廊处有什么东西在动，正要按喇叭，可我看出原来是只猫。那不过是只灰色的猫，但却使我受惊不小。在这个时候，猫可是我最不想见到的东西。有一会儿，不知它去了哪里，可过了一会儿，它又出现在那里，在活梯周围嗅来嗅去。我不想按喇叭，因为那只不过是只猫，可我也不想让它活在活梯周围转来转去。我于是下了车，走到后面，把它“嘘”的一声赶走了。

我想回到车里，可刚走了一半路，猫又回来了，并顺着梯子往上爬。我又“嘘”的一声把它赶走，一直赶到后面的棚屋处，然后转身往回走，可又稍稍停了一会儿，想看看猫是否又回来了，这时一个州警察驾着摩托车从拐弯处过来了，看见我站在那里便转了进来。我连动都没来得及动一下，只见他正好停在我和车之间，搞得我无法去按喇叭。

“在这儿散散心？”

“我刚出来，好把车收起来。”

“那是你的车？”

“是我老板的车。”

“那好。我只是巡视巡视。”

他四处看了看，突然看见了什么东西。

“天哪！快看！”

“看什么？”

“该死的猫，在上那个活梯呢！”

“哈！”

“我喜欢猫，它们总是在捣乱。”

他戴上手套，看了眼夜空，踢了踢脚蹬就一加油门离去了。他一走远我便奔向车去按喇叭，可已经太迟了，只见门廊处火光一闪，店里的灯全部熄灭了，屋内传来了科拉歇斯底里般的喊叫。

“弗兰克！弗兰克！出事了！”

我跑进厨房，可里面漆黑一团，我口袋里又没有火柴，只好摸索着走，这时我和科拉在楼梯上相遇了，她下我上。她又叫了起来。

“安静些，看在上帝的份上，安静些！你到底下手了没有？”

“下手了，可还没等我把他按在水里就停电了！”

“咱们得把他救过来！刚才外面来了个州警察，他看见了那个活梯！”

“快打电话叫医生！”

“你打，我去把他捞出来！”

她下了楼，我则接着往上走，走进盥洗室，来到浴缸旁一看，希腊人正躺在水里，但他的头部并没有没入水中。我试着把他扶起来，可他满身肥皂滑溜溜的，我只好站在水里，这才得以把他扶了起来，真是费尽全身力气。与此同时，我能听见科拉在楼下和接线生说话，他们没给她接医生，而是接了警察局。

我把希腊人从水中扶起来，然后把他放倒在浴缸边，我自己从水中出来后，又把他拽到寝室，放倒在床上。这时，科拉上来了，我们找到火柴后点燃了一根蜡烛，接下来便开始抢救他。我用湿毛巾裹住他的头，她则不停地揉他的手腕和脚。

“他们就派救护车来。”

“好的。他看见你下手了吗？”

“我不知道。”

“你是站在他的身后吗？”

“我想是的，可就在这时灯突然灭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你把灯怎么着了？”

“没怎么着，保险丝断了。”

“弗兰克，他最好别醒过来。”

“他必须醒过来，如果他死了，咱们可就完了。我敢肯定地说，那个警察看见了活梯。如果他死了，那他们就会发现是咱们干的，他一死，咱们也就完了。”

“他要是看见我下手了可怎么办呢？他醒后会怎么说？”

“或许他没看见，反正咱们必须让他听信咱们的说法，只能这样，就说你当时在现场，灯突然灭了，你听见他滑倒了，和他说话他没答应，然后你就喊了我，就这些。不论他说什么，你都不能改口。要是他看见了什么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他的想象，仅此而已。”

“他们怎么不快点把救护车开来？”

“就会来的。”

救护车一到，他们就把希腊人放在担架上，抬进了车里。科拉和他乘坐在同一辆车里，我则开着车跟在后面。离格伦代尔还有一半路的时候，一个州警察搭载了他们的车并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向前驶去，我被甩在后面跟不上了。等我赶到医院时，他们正在从车里向外抬他，那个州警察正在那里指挥，看见我他不由得愣了一下，两眼直视着我。还是那个警察。

他们把希腊人抬进去，放在一张平台上，推进了手术室，我和科拉则坐在大厅里。不一会儿，出来一个护士，她也和我们坐在了一起。这时那个警察也来了，还带来了一位警官，他们不停地望着我。科拉正在和那个护士讲事情发生的经过。

“我刚走进去，我是说刚走进盥洗室，去拿条毛巾，这时就好像是有人放了一枪似的，只听‘啪’的一声灯全灭了。喔，天啊，声音可怕极了，我听见他倒下了。在这之前，他正起身准备打开淋浴喷头。我和他说话，叫他的名字，可他一点反应也没有，周围漆黑一团，我什么也看不见，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是说我还以为他触电身亡了什么的，因此便大叫起来。听见我的喊叫，弗兰克便赶了过来，把他从水中捞出来，我则迅速打电话叫救护车。要不是他们这么快就赶到了，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

“接到夜间求救电话，他们总是动作很快。”

“我真担心他会伤得很重。”

“我想不会的。他们正在里面给他拍 X 光片，有了 X 光片，就可以判断病情。我个人认为他伤得不重。”

“喔，天啊，但愿如此。”

那两个警察自始至终一声不响，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我们。

他们把希腊人推出了手术室，只见他头部缠满了绷带，然后又把他推进了电梯，科拉，还有我、护士、警察也都跟着上了电梯。他被抬到楼上的一间屋里，我们也跟着进去了。他们把他安顿在一张床上，护士见房间里椅子不够用，便又出去拿来几把，这样大家就都坐了下来。不知是谁说了句什么，护士让大家保持安静。一个医生进来看了看，又出去了。我们在那里坐了好一会儿之后，护士走过去看了看他。

“我觉着他现在醒过来了。”

科拉看了我一眼，我赶紧把目光移开了。两个警察倾身向前，想听听他会说些什么，只见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你现在觉着好些了吗？”

他什么也没说，其他人也一言未发，房间里十分安静，静得可怕，我甚至听得见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

“你不认识你的妻子了吗？她就在这儿。只是因为灯灭了，你就像个小孩子似的摔倒在浴缸里，你不为自己感到害羞吗？你妻子对你很恼火，难道你不想和她说句话吗？”

他尽力张口想说点什么，但却说不出来。护士走过去给他扇扇子，科拉握住他的一只手拍了拍。他又倒在床上，闭着眼睛躺了几分钟，然后再次张开嘴巴，望着护士。

“当时全黑了。”

护士说他需要保持安静，我便带科拉下了楼，让她上了车。我俩刚刚上路，那个警察就已经骑着摩托车跟在我们后面了。

“他怀疑咱们，弗兰克。”

“就是他。他一看见我站在那里放哨，就知道有什么不对头，他现在仍旧是这样认为。”

“咱们该怎么办啊？”

“不知道。全都取决于那个活梯，就看他是否能悟出它放在那里的用途。还有，你是怎么处置那个铅头棍棒的？”

“还在我这儿，就在我衣服口袋里。”

“天啊！要是他们当场逮捕了你并搜了你的身，那咱们早就完蛋了。”

我把自己的刀给了她，让她把袋子上的绳子割断，把滚珠轴承掏出来，然后我让她爬到车子的后面，抬起后座，把袋子放在座位下面。袋子放在那儿，看上去就像块破抹布，这种东西和其他工具一样，谁都会有。

“现在你就呆在后面，密切注视那个警察，我将把这些滚珠轴承一次一个地扔进灌木丛中，你要注意看他是否会有所察觉。”

她留心地看着，而我则用左手开车，右手横放在驾驶盘上。我扔了，像扔弹子似的把它扔到窗外马路对面。

“他转头了吗？”

“没有。”

我把剩余的全部扔了，每两分钟扔一个，他始终没有任何觉察。

我们回到了酒馆，那里仍旧一片黑暗。去医院之前，我没顾得上找保险丝，更不用说换上一个新的了。我停车时，警察从边上过去了，赶在我之前到了那里。

“我要看一眼那个保险丝盒，伙计。”

“没问题。我自己也要看一看。”

我们三个人都去了后面。他打亮了手电筒，随即奇怪地哼了一声并弯下了腰。原来先前见到的那只猫正四脚朝天地躺在那儿。

“多么不应该的事啊！一下子要了它的命。”

他举起手电筒，朝门廊顶棚的下方并顺着活梯照了照。

“这就对啦。还记着吗？刚才那会儿咱们还看见它往梯子上爬呢，没想到它踩空了梯子，掉在了你们的保险丝盒上，结果就一下子要了它的命。”

“就是这么回事。你刚走没多远就出事了，只听‘砰’的一声，就好像有谁开了一枪似的，我甚至还没来得及把车开进来呢。”

“救护车在路上追上了我。”

“你刚走开没多远。”

“从梯子上一下子掉到保险丝盒上去了。唉，事情往往如此。那些可怜而又愚笨的东西，怎么也弄不明白电是怎么回事，你说是不？弄不明白的，先生，这对它们来说简直是太难了。”

“命够苦的。”

“就是这么回事，命苦。一下子就要了它的命，还是只挺漂亮的猫。还记着它爬梯子时的样子吗？我从未见过比这更逗人喜爱的猫了。”

“颜色也很漂亮。”

“一下子就要了它的命。好了，事情已经清楚了，我该走了。你知道我也是不得不核实一下。”

“说得对。”

“再见。再见，小姐。”

“再见。”

第五章

对那只猫、保险丝盒或任何其他东西，我们未做任何处理便钻进了被窝，科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先是哭个不停，后来又着了凉，浑身发抖，我花了两个多小时才使她安静下来。她在我的怀里躺了一会儿之后，我俩便聊了起来。

“再也别干这种事了，弗兰克。”

“说得对，再也别干了。”

“咱们一定是疯了，彻底地疯了。”

“只是咱们侥幸，才得以脱离险境。”

“都怪我。”

“也怪我。”

“不，怪我，是我动的这个念头，你本不想干。下次我听你的，弗兰克。你很聪明，不像我蠢得要命。”

“只是不会有下次了。”

“说得对,再也不干了。”

“即使咱们这一次得了逞,他们也会看出破绽。对这种事,他们总能看出破绽,出于职业习惯他们就一定能看得出来。因为你看啊,那个警察有多快就察觉到了有什么不对头。这一点真是令我毛骨悚然。他一见我站在那儿就察觉到了。既然他如此易如反掌地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头,那要是希腊人死了的话,咱们还会有多大逃脱的可能性呢?”

“我想我并非真的是个恶妇,弗兰克。”

“我说的不会错。”

“要是我真的是的话,就不会这么容易便受到惊吓。我吓坏了,弗兰克。”

“我自己也吓得够戗。”

“你知道停电那会儿我想要什么吗?只想要你,弗兰克。那时我根本不是什么恶妇,只是一个害怕黑暗的小女孩。”

“我不是及时赶到了吗?”

“你让我满心感激。多亏了你,否则真不知道咱们会怎么样。”

“关于希腊人跌倒的说法,编得是不是很像?”

“他自己居然相信了。”

“只要是有一点点可能性,我就能斗过那些警察,每次都是这样。你总得给他们个说法,就这样。所有的细节都得编出来,又要尽可能说得跟真的似的。我没少和他们较量过,因此我了解他们。”

“你把问题解决了。你总会替我把问题解决好的,是不是,弗兰克?”

“你是我所在乎的惟一一个女人。”

“我想我真的不想做个恶妇。”

“你是我的宝贝儿。”

“对啦,只是你的笨宝贝儿。好吧,弗兰克,从现在起我听你的。你出主意,我干活。我能干活,弗兰克,干得不错。咱们会相处得很好的。”

“当然会。”

“咱们现在睡觉好吗?”

“你觉着你能入睡吗?”

“这还是咱们第一次在一起睡觉,弗兰克。”

“你愿意吗?”

“愿意,太愿意了。”

“亲亲我。”

“能亲你,真是太美了。”

次日清晨,电话铃声把我俩吵醒了。她下楼去接的,接完电话上来后,两眼放出惊异的光。

“弗兰克,你猜怎么了?”

“怎么了?”

“他的头盖骨破裂了。”

“严重吗?”

“不严重,但他们不让他走,大概要他在医院里住上一周吧。今晚咱们又能一起睡觉了。”

“过来,亲爱的!”

“现在不行,咱们得起床了,还得开店呢。”

“快过来,要不我就揍你!”

“你这个疯子!”

这对我俩来说确实是十分快乐的一周。每天下午,她都要开车去医院看望希腊人,但其他时间我俩都在一起。我们每天都正常营业,而且还主动找生意做,也还真的揽到了生意,让他住在医院里不用干活,也算是对他的一个款待吧。当然,那天一百来个主日学校的孩子们乘着三辆公共汽车来到店里,要了一大堆东西好带到树林里去吃,这也帮了不少的忙,但是即使没有这笔生意,我们也赚了不少的钱。从现金收入记录机上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说真的,从那上面是看不出我俩之间的甜情蜜意的。

后来有一天,不是她一个人开车去医院,而是我俩一起去的。她从医院里出来后,我们便向海滩疾驰而去。她要了一件黄色泳装和一顶红色泳帽,换装出来时我一下子没认出她来,她看上去像个小女孩。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看清楚她有多年轻。我俩在沙滩上玩耍,后又在水里游出了很远,任凭浪涛摇晃我们的身体。我喜欢头部随波浪摆动,她则喜欢双脚随波浪摆动。我俩面对面躺在那里,手在水下握着。我抬起头来望着天空,也只能看见天空。我想到了上帝。

“弗兰克。”

“怎么啦?”

“他明天回家。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我知道。”

“我得和他睡觉,而不是和你。”

“你是得和他睡觉,只是等他回来时,咱们将不见了。”

“我就盼着你这么说。”

“只是你和我去流浪,科拉。”

“只是你和我去流浪。”

“只是两个流浪者。”

“只是两个吉卜赛人,但咱们会在一起。”

“说得是,咱们会在一起。”

第二天早晨,我俩收拾了行李,至少科拉收拾了行李。我曾买过一身西装,穿上它,似乎也就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带了。她把自己的东西装进一个手提包,装好后,把它递给了我。

“把它放在车上,好吗?”

“车?”

“难道咱们不带车走吗?”

“不带,除非你第一个晚上就想在监狱里过,不能带车的。偷一个男人的老婆,这没什么,但偷他的车,那可是非法侵占财产。”

“喔。”

我俩动身了。到公共汽车站有两英里的路,我们只得步行。每次有汽车从身边经过,我俩便伸着手站在那儿,就像开雪茄烟商店的印第安人,可是没有一辆车停下来。一个男人独自一人能搭着车,一个女人要是很蠢想搭车的话,独自一人也能搭着。但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就没有多少运气了。大约过了二十多辆车之后,科拉停了下来。此时我俩走了能有四分之一英里。

“弗兰克,我做不来。”

“出什么事了?”

“这就是——”

“这就是什么？”

“流浪。”

“说什么疯话，你不过是累了罢了。喂，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前面路上叫个人开车送咱们去城里，反正咱们也要去那儿，这样就行了。”

“不，不是这么回事。我不累，我就是做不来，根本不行。”

“难道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科拉？”

“你知道我想。”

“你知道，咱们不能打退堂鼓，不能像从前那样重新再来，这你知道。你必须跟我走。”

“我告诉过你我并非真的是个恶妇，弗兰克。我根本没有吉卜赛人的感觉，什么感觉也没有，只是觉着害臊，好好的不呆在家里，却在这儿乞求搭车。”

“我和你说过了，我去叫辆车来送咱们进城。”

“进城以后又怎么样呢？”

“进城以后就开始咱们的流浪生活。”

“不，咱们不会的。在旅店住上一夜之后，咱们就得开始找工作，还要住在一个垃圾堆似的脏地方。”

“难道你刚离开的那个地方就不是个脏地方吗？”

“那不同。”

“科拉，这点困难会把你吓倒吗？”

“已经吓倒了，弗兰克。我不能再和你走了，再见。”

“再听我说说好吗？”

“再见，弗兰克，我回去了。”

她不停地用力拖她的手提包，我本不想松手，心想至少也得帮她把包拎回去，可她还是抢了去，然后便拿着手提包往回走。出发的时候，她穿了一身小巧的蓝色套装，戴了一顶蓝色的帽子，看上去很漂亮，可这会儿却显得憔悴不堪，鞋子也满是灰尘，哭得连走路都不成了样子。忽然间，我发觉自己也在哭。

第六章

我搭车去了圣贝纳迪诺，这是个以铁路运输为主产业的城镇，我本打算从这儿免费搭乘一班货运列车去东部，但却没有这样做。我在一家弹子房遇到一个伙计，于是便和他打赌玩起了台球，只打侧袋一个球。就傻瓜而言，他算得上是上帝最杰出的作品，因为他交了一位真正能玩的朋友，这位朋友惟一的毛病就是玩得不够好。我和这两位在一起逗留了两周左右，赢了他们250元钱，也就是他们所有的钱，然后不得不马上离开了这个城镇。

我搭了一辆去墨西卡利的卡车，然后便琢磨起我那250元钱来，心想有这么多钱，我和科拉可以去海滩卖热狗什么的，直到有了赌本再去尝试更大的买卖。这样一来我便下了车，又搭车返回了格伦代尔，开始在他们买东西的市场附近转悠，希望能碰上科拉。我甚至还给她打了两三次电话，但都是希腊人接的，我只好假装说拨错了号。在转悠市场的空当儿，我还去沿街有一街区远的一家弹子房闲逛。一天，只见一个伙计独自一人在一张桌子上练击球，从他拿弹子棒的姿势就能看出他是位新手。我开始在邻桌上练击球，心里合计着要是250元钱够摆一个热狗摊的话，那350元钱就会让我和科拉过上舒服日子。